

MAKE SIZHU YIYU  
WEN XUE WEN TI

#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问题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  
编辑部 编



漓江出版社

#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问题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

编辑部 编

漓江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问题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0.75 插页2 字数484,000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册

ZSBN 7-5407-387-3/I·295

定价: 5.50元

# 目 录

- 代序：做一个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  
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贺敬之（ 1 ）
- 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陈 涌（ 11 ）
- 关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几个  
问题……………陈 涌（ 19 ）
- 体系和精神
- 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初探……………陆梅林（ 43 ）
-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发展的分期问题
- 谈谈分期的原则、根据和方法……………陆梅林（ 77 ）
- 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创立了科学的文  
艺理论……………杨 柄（ 109 ）
- 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攀登文学艺术高峰……………戚 方（ 138 ）
- 列宁的反映论与文艺……………吴元迈（ 171 ）
- 艺术生产中的两种价值和文艺管理方式的  
变革……………李 准 丁振海（ 186 ）
- 恩格斯论文学和人民……………卫建林（ 212 ）

恩格斯的道德学说与文艺创作·····	丁振海 李 准	( 233 )
认真学习马克思的现实主义美学思想		
——为纪念马克思忌辰百周年而作·····	程代熙	( 252 )
恩格斯论现实主义·····	吴元迈	( 271 )
马克思恩格斯论浪漫主义		
——读书札记·····	程代熙	( 297 )
社会主义文学及其主旋律·····	卫建林	( 335 )
略论近年来关于文艺规律的若干探讨		
·····	丁振海 李 准	( 351 )
关于“文艺观念”的几个问题·····	郑伯农	( 367 )
必然与空想		
——再谈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		
问题·····	陆梅林	( 403 )
理论上的一次突破和创新		
——学习胡乔木同志《关于人道主义和		
异化问题》的体会·····	程代熙	( 437 )
异化问题再探·····	程代熙	( 460 )
列宁与文艺批评·····	陈 涌	( 480 )
批评的标准与“道德化的批评”		
——谈谈有关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评论中		
的几个问题·····	陈 桑	( 502 )
文艺学方法论问题·····	陈 涌	( 526 )
方法论放谈		
——兼及一元论和多样化·····	陆梅林	( 550 )

美学方法论展望.....	涂 途	( 569 )
马克思主义和文艺理论新方法的探索 .....	李 准 丁振海	( 599 )
评柏拉威尔的《马克思和世界文学》及其他 .....	程代熙	( 616 )
庸俗社会学与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 ——读里夫希茨的《马克思论艺术和社会理想》.....	程代熙	( 641 )
编后.....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	( 657 )

# 做一个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 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

——1982年7月24日在中宣部召开的文艺  
评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

贺敬之

我讲两个问题：一个是这次会议的小结；再一个问题是，做一个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

先讲第一点。这次会议很重要，虽然开得晚一些，也还算是及时的。为了贯彻小平同志四月三日的讲话和在此之后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精神，中宣部召开了这次座谈会。会议比较认真地学习了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对于我们所要讨论的三个方面的议题，进行了比较认真的讨论，同志们发表了很多很好的意见。这次会议是有成果的，是开得好的。

我们研究了当前文艺评论工作方面的问题，对于如何加强文艺评论工作、组织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评论队伍，对于文艺评论工作的重要性和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对于粉碎“四人帮”以后，尤其是三中全会以来文艺评论工作的成就和

今后应该明确的指导思想、任务、方法和措施等问题，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也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意见和建议。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在原来中宣部文艺局起草的《关于加强文艺评论工作的意见》（讨论稿）的基础上搞出一个比较好的文件，把它搞得好一点。另外，会议对《关于文艺工作的若干意见》（讨论稿）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有些意见讲得很正确、很深刻，十分有助于这个文件的修改。这对于文件的形成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在此期间，冯牧同志作了一次发言，同志们认为讲得很好。这个文件，还要在文化部和总政文化部的一定范围内进行进一步的讨论。要把冯牧同志的讲话整理出来，供有关部门讨论时参考。

我们这次会议也有一些不足。首先是时间稍嫌短了一些；其次，这次会议还可以多请一些有创作实践经验的同志和对文艺组织工作有经验的同志同我们一起讨论。就会更好一些。有些受到邀请的同志因故没有能够到会，今后我们要加强同他们的联系，征求他们的意见。

第二点，做一个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

耀邦同志曾提出，要做一个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对每一个革命者特别是共产党人的要求，也是我们从事革命文艺工作的同志奋斗的目标，更应该是文艺评论工作者的奋斗目标。我们在座的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文艺评论工作者和文艺的组织工作者，在这次会议结束的时候，结合我们的工作，认真地想一想耀邦同志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的文艺队伍中，并非每个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也不能提出这种不切合实际的要求。一个文艺工作者只要他在



政治上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尽管在世界观上还不是或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同样要团结他，帮助他，和他一起前进。在文艺界还存在着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存在着无产阶级思想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作为知识分子队伍一个重要方面军的文艺界，绝大多数同志正如中央所估计的，已经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不存在什么还要转移立足点——也就是转变政治立场的问题。但是，就哲学思想和世界观方面来说，就思想意识来说，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既要作团结的工作，也要作宣传的工作，批评的工作，教育的工作。另外，即使对于拥护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同志来说，也不能自认为已经很好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需要毕生的努力。因此，永远要保持谦逊的态度，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地学习和进取，这样才能逐步掌握马克思主义，才能在复杂的情况下，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理论的彻底性和坚定性，并真正有所作为。

我们的文艺评论工作是很有成绩的，我们的文艺评论工作队伍是好的，多数同志是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并能自觉地以这种理论指导自己的工作的。虽然如此，我们今天讲这个问题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要做一个“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很不容易的。人们常说自己拥护马克思主义，但要真正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老一些的同志，参加革命比较早，是搞马克思主义的，过去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有的在“四人帮”时期或在此之前也受过种种不公平的待遇，甚至连命也几乎丢掉；粉碎“四人帮”之后，腰杆挺起来了，受到了尊敬，也发出了光和热。但是，能不能说这些年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符

合马克思主义的？我觉得不能这样说。在新的、复杂的情况面前，我们有些同志有时也不那么坚定、不那么清醒，这当然很难说“有作为”。绝不能认为自己一贯正确。因此，甚至对老一点的同志来说，提出做一个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所谓“坚定”，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不论在任何时候，我们的旗帜是不能模糊的。十年动乱时期，马克思主义遭到“左”的歪曲和反革命的严重破坏。这几年来，在提倡思想解放，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又出现了另外一种思潮，即怀疑或否定我们的旗帜，怀疑或否定我们的道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总的来说是坚定的，但有些人有些时候就不那么坚定。在少数同志中，反映出一种思想，好象不应该再讲共产主义，再讲纪律性，一讲就是“左”，这是什么逻辑呢？这几年有些同志“言不及义”，不“及”马克思主义，不“及”社会主义，一听说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就认为是老一套。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在我们破除对马克思主义僵化的、教条的、歪曲的解释，清除“左”的影响的时候，一定要坚信我们的旗帜和方向，不能动摇。所谓“坚定”的第二方面的意思是，我们在拨乱反正的前进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缺点错误的时候，要坚定地相信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要坚定地相信和肯定主流，坚定地相信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社会主义是必胜的。如果不发展、不前进，也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对于前进中的缺点错误，当然要纠正，不纠正是不行的，但也不能因此就认为天要塌了。在这种情况下，同样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性。有些缺点错误的确是不可避免的，绝不能因此就从根本上怀疑和否定三中全会的路线和方针，不能一碰到新的问题就走回头路，就

想回到教条主义、思想僵化、“左”的一套的老路上去。在我们文艺评论工作中，上述两方面的情况都有所表现。不久前，中央提出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态度应当是：一要坚持，二要发展。这样两个方面都要求我们有坚定性。有这两个方面的坚定性，才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完全的坚定性，真正的坚定性。

我们要坚定，还要清醒。从整个形势的历史潮流来看，要保持头脑清醒也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国家、我们党的历史上出现的大胜利和大挫折，都容易造成人们头脑不清醒，即所谓胜利冲昏头脑或失败吓昏头脑，我们是有过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的。因此，我们要能正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避免片面性，避免夹杂个人的、主观的因素，保持清醒的头脑，是很不容易的。在如何看待成绩的问题上，我们的一些同志常常不能有比较一致的语言，这与思想上的主观性、方法上的片面性和头脑不清醒是有关系的。有的人只想到自己“过五关斩六将”这一面，而不愿谈“走麦城”的那一面，有的人摆出一副一贯正确的姿态指责三中全会以来的形势，说自己从来主张如何如何，这也是一种不清醒的表现。几年来的成绩是显著的，是党中央领导的结果，有人就是看不到这个主流，这也是不清醒的表现。另一方面，我们的思想是不是和资产阶级思想划清了界限，对这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不是有了正确的认识呢？有没有象小平同志所批评的那种“漫无边际”的、没有道路、没有目标的所谓“思想解放”的情况？在这些问题上，我们的思想是不是也有不清醒的时候呢？很值得想一想。

关于进行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中央很早就讲过，而且不断在讲。我们有些同志喜欢单打一，只看到或只强调一方面的倾向性问题，看不到或不愿看另一方面的倾向性问题，有同志

不承认有什么“左”的问题，有同志则用各种办法否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存在及其危害性，这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文艺工作中“左”的思想根深蒂固，可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决不能够低估，从已经表现的情况来看，低估了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同样会犯严重的错误。如果说“左”的流毒用“根深蒂固”来形容，那么，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恐怕也必须用类似“源远流长”这样的词句来形容。要看到这个情况，有历史根源，有国际的条件嘛！共产主义不是一蹴而就的。肃清封建思想残余影响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但资产阶级思想也决不能轻视。我们要经常清醒地看到两种倾向，自觉地进行必要的、有效的斗争。要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防止主观片面性。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就有过很大的片面性。党中央提出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来代替“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有的同志就是接受不了。乔木同志在文联全委会最后一天的茶会上讲了这个问题，讲得很好。他讲话的基本精神已被绝大多数文艺工作者所接受。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接受了？也不一定。即使在赞成的人中间，也还有另一种情况值得注意，这就是不要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如果有人把乔木同志讲话精神理解为文艺是可以脱离无产阶级政治的，那是绝大的误解。我们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但也不赞成文艺脱离政治。这是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在一九八〇年初正式讲话中说过的，也是乔木同志和中央其他同志一致的意见。乔木同志这次讲话中还特别提到，我们文学的主流要拥护社会主义和人民的利益，要表现强烈的政治主题。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评论、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来说，当然也不应脱离政治。我们是坚决反对庸俗社会学的，一定要讲艺术规律，但我们也绝不主张并且与社会生活、与意识形态绝缘的什么“纯美学”，更不认

为有与政治根本无关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在党对艺术的领导这个问题上，在强调艺术规律、反对简单粗暴的同时，也要注意另一个片面的曲解。狭隘地把文学这种广阔、丰富和有自己特点的社会现象理解为只是党的工作的齿轮和螺丝钉，是错误的，这是多年来文艺上“左”的思想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柱，现在到了必须纠正的时候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完全不是认为党对文艺工作不必进行领导或者不能进行领导。完全不能认为党的文艺工作者不应该首先是个党员，其次才是文艺工作者。现在，偏偏有些党的文艺工作者口头上讲文艺是党的“螺丝钉”，而行动上却根本不遵守党的纪律，没有党的观念。党对文艺工作的各个方面的领导，都有一个既要加强，同时也必须改善的问题，对文艺评论工作的领导也是如此。我们必须注意不能借加强之名恢复过去“左”的一套，同时也必须注意借改善之名削弱或否定领导。党对文艺评论工作必须领导，党领导文艺评论工作是实现党对整个文艺工作领导的重要方式。我们这样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应该说没有什么不对。有同志担心，现在我们这样提，会不会影响争鸣的积极性，也就是影响双百方针的执行？不，不能这样看。党委对文艺评论工作的领导，首要的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党的领导不仅不会妨碍双百方针，而恰恰是为了纠正那些妨碍贯彻双百方针的错误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大家一定会这样认识：双百方针不是不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执行双百方针恰恰是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正是因为这样，我们也就容易求得比较一致的认识：党的领导在坚决贯彻双百方针的同时，必须组织和壮大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评论队伍；在发展争鸣、各抒己见的同时，必须对重大的理论原则、方针政策问题有计划地组织具有说服力的、马克思主义的评论文章。在去年批评《苦恋》的时

候，中央及时地作了一系列指示，直接地领导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次批评是方针正确、方法妥当、具有相当马克思主义水平的一次成功的批评。总之，我们应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防止出现主观片面性，特别要防止在观察、分析问题时夹杂个人的情绪，个人利害的考虑。夹杂了这种因素是不可能保持清醒的头脑的。

我们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即容易被争论的对方激怒。人们在这种情况下最容易犯错误。对于评论家来说，尤其要十分冷静。在我们的国家里，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应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采取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的文艺评论也是在这个前提下进行的。我们要警惕一怒之下犯错误的可能。有时做文章专攻一点，就把问题的另一面给忘了，离开了我们原来的阵地和出发点。如果我们不清醒，这种斗争就无助于提高水平，也无助于增强团结，甚至使我们的文艺评论从正面走向反面。在我们开展两条战线斗争的时候很容易被人认为是“和稀泥”，受到两面夹攻。在这种情况下也应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全面地看问题，和折衷主义不是一回事。折衷主义表现为既是这样，又是那样，既不这样，又不那样，不分是非，不分正确与错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我们是要进行认真分析和分清是非的，这决不是什么折衷主义。

我们还要做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我们的文艺界和文艺评论工作队伍是有希望的，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要想有所作为，不仅要有正确的立场，坚定的信心，还要有坚实的基础。这首先是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坚实的马列主义哲学基础。我们要想做到坚定而不动摇，清醒而不迷乱，并且真正有所作为，有一个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包括哲学基础，

美学基础)是头等重要的问题。现在应该看到,我们有的同志之所以发生思想上和工作上的失误,绝大部分并不是因为立场问题或动机不良,而是没有坚实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另外,还要有坚实的生活基础。不仅搞创作的、而且搞文艺评论的和做文艺的组织领导工作的同志,也都应该了解社会生活。完全靠书斋里的东西是不行的,要走出书斋,了解社会。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是群众的事业,社会主义的文艺是群众性的文艺,社会主义的文艺评论也是群众性的活动。搞评论不是很简单的事,而是关系到一个十亿人口大国的源远流长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运动的健康发展的大事。我们作为一个评论工作者,写文章、办刊物,都要考虑它的群众性问题。

我们还要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好作风。优良作风的锻炼和坚持,也应该是我们要求的坚实的基础之一。这里可以提到的有两点,一是精神状态问题。我们有的同志过去受了委屈,事情已经解决了,就不应该老是心有余悸,遇事过于敏感,或者稍遇挫折就悲观失望,牢骚满腹。这样的精神状态是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的。二是要发扬三大作风,首先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现在文艺界有些同志不大能够听取批评,有些人不仅自己不接受批评,还要盲目地替别人打抱不平。有的同志也讲开展批评,但他只能批评别人,自己则老虎屁股摸不得。《文艺报》在《苦恋》问题上曾作了自我批评,态度是好的,效果也是好的,证明做自我批评是不会影响自己的威信的。我们要树立起正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好作风。文艺评论工作者是评论别人的,其中有表扬,有批评。既然要批评别人,首先自己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若能在文章中做诚恳的自我批评,在“本刊评论员”一类的文章中对本刊物的问题作自我批评,这正是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表现,是有

出息的表现，而决不是示弱的、丢面子的表现。

我坚信我们的文艺创作和文学评论工作是大有希望的。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评论家正在形成一支坚强的队伍。我们要加倍努力，为开拓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评论工作的新局面，贡献我们的力量。



# 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 理论的学习\*

陈 涌

大多数人都认为文艺评论工作这几年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一个有成绩的部门，但在整个文艺工作中也还是一个薄弱环节。现在党中央十分重视理论工作，提出组织理论队伍的问题，其中也包括组织文艺理论队伍的问题。这是十分必要的。要真正把这项工作抓起来，要搞好文艺理论批评工作，有两个最重要的条件，一个是要把队伍组织起来，散兵游勇、人自为战的状态很难提高，也很难发挥更大的作用。没有交流的机会、没有理论的气氛，对文艺评论工作是不利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条件，如增加知识，提高文化艺术修养，深入生活等等。我这里着重谈谈基本理论研究方面的问题。

---

\* 本文系作者1982年7月23日在中央宣传部召开的文艺评论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原载于1982年9月1日《人民日报》，这次发表时作了若干文字修改。